

世界文學全集 126

明 暗

夏 目 漱 石 著 林 懷 秋 等 譯



S 020688

港台書室

I 11
833
126

世界文學全集

明 暗

夏 目 漱 石 著 林懷秋等譯



S0020688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明 暗

世界文學全集 R (126)

著者	夏目漱石
譯者	林懷秋・劉介人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26—1451號信箱
	郵撥：0765255—8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9號
	電話：(02) 752—4608
香港	田園書屋
總代理	九龍西洋菜街56號二樓
印刷所	松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
裝訂	嶸興裝訂有限公司
	台北市赤峯街77巷7號之1
定價	新台幣200元 港幣50元
初版	中華民國78年9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一九八六年三月

一九七八年三月，遠景開始計劃出版「世界文學全集」，籌劃初始，我們曾在「出版緣起」中，寫下遠景的心願：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裏。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

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分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而今，八年歲月驚馳而去，一百部世界文學在我們的經營中確實有了遼闊的遠景。我們看文學作品普及社會各階層，這些偉大的著作內容雋永，耐人尋味，永遠感動著每個時代的性靈，任何家庭都渴望把它們擺置在自家的書櫥裏。

然而，站在一百部文學名著築起的高峯中，嶄新的里程逼人正視，在不盡的生民命脈裏，我們却看到了浩瀚的世界文學名著，如江海之滔滔，取用不盡。一百部書才只是一個開始。

在先進的國家裏，有許多不休不眠的偉大心靈，日夜思索、創作；在亞非地區、第三世界中，有太多光芒奪目的珍貴作品埋於敗絮之中，等待世人的發現、禮讚。

今天，我們再度出發，遊走文學的五湖四海，繼續出版「世界文學全集」第二輯一百種，我們知道仍不能涵蓋滔滔江海的文學名著於萬一。我們希望廣大的讀者、作者、文學先進，不吝提供我們各方的信息，使得這一個開發世界文學的工作日益有進，為建豎文明的浩大工程，添沙增石。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一九八六年三月

遠景創立十二周年

1

醫生診察後，把津田從手術台上扶了下來。

「瘻管還是蔓延到了腸部。上次診察時，因在中部有隆起的癰痕，就以爲盡頭到那裏爲止，所以才對你那麼說。今天爲了更好地疏通，使勁剝掉一看，發現裏面還有。」

「這麼說，已蔓延到腸子裏了。」

「是的。原來估計只有五分左右，但實際却有一寸來長。」

津田的臉上露出了苦笑。苦笑中泛起了微微失望的神色。醫生把兩隻手搭在寬大的白上衣前面，稍偏着腦袋，那樣子似乎在說：「我雖然同情你，無奈這是事實。醫生出於對職業的負責，是不能對患者說謊的。」

津田默默地重新繫好腰帶，一面取過搭在椅子背上的褲裙，又向醫生說道：「如果說蔓延到了腸子，就無法治了嗎？」

「那也不見得。」

醫生漫不經心地否定了津田的話，並且如同連他的心情也給否定了似的。

「只是光像過去那樣一味擦洗患處可不行。那樣下去總也不會長肉，這回要改變治療方法，

要決心來個根本的手術，此外別無辦法。」

「你說的根本的治療是……」

「開刀。開刀之後，把切開的患部與腸子接連在一起。這樣一來，切開的斷口兩側就會自然地癒合起來，這才是真正的治療。」

津田默默地點了點頭。在他身旁的南側窗下的桌子上，放着一台顯微鏡。他和醫生頗有交情，在剛才進診察室的時候，就好奇地要求讓他看看這台顯微鏡。映在八百五十倍的鏡片裏的是，宛如畫面般着了色的鮮豔的葡萄球菌。

津田穿上褲裙，當他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錢包時，忽然想起了這件細菌的事。於是這一聯想突然使他的心裏不安起來。本來他把錢包揣在懷裏，準備離開診察室，可卻又躊躇起來。

「倘若是結核性的，即使進行像你剛才所說的根本性的手術，把瘻管全部向腸的方向切開，恐怕也難以痊癒的吧。」

「如果是結核性的，那當然不行。瘻管會一點一點地向裏延伸。光在嘴邊上講治療也是沒有用處的。」

津田不由地皺起了眉頭。

「我的病不是結核性的嗎？」

「不是，不是結核性的。」

津田爲了檢驗對方的話裏有幾分真實，把眼神貫注到醫生臉上，看了一會兒。醫生却一動也

沒有動。

「你怎麼會知道的呢？只是一般的診斷就能知道嗎？」

「當然。憑診察的情況就會知道。」

這時，護士站在房門口喊着排在津田後面的患者的名字。正在等候的這位患者立刻出現在津田的背後。津田不得不趕快退下來。

「那什麼時候給我動這根本性的手術呢？」

「隨時都可以。只要你覺得合適，什麼時候都可以。」

津田走出室外。他決定好好考慮一下合適的時候，然後再訂日期。

S

2

乘坐電車的時候，他的心情是鬱悶的。在擁擠的電車中，他手抓着吊環，心裏想着自己的事情。去年的疼痛記憶猶新，他還能真切地記起：自己淒然地躺在雪白的病床上，清楚地聽到自己就像一條無法掙脫鎖鏈的狗一樣發出的呻吟。於是一些記憶湧上腦際，先是冷冰冰的手術刀具的寒光，接着就是它們的撞擊聲。最後便是感到有一種可怕的力量壓迫，這力量一下子便把兩葉肺臟裏的空氣擠壓了出去。這被壓縮了的空氣由於不得收縮，因而使人感到了劇烈的痛苦。

他不愉快了。於是情緒一變，向自己的四周望去。周圍的人們則若無其事，連他的存在都不曾在意。他又繼續想着：

「自己為什麼會陷入這般痛苦的境地？」

對於去荒川堤賞花的歸途上，一點徵兆都沒有就突然發作的疼痛，他是毫無預見的。其原因出於一切想像之外。與其說是奇怪，莫如說是恐怖。

「人的肉體說不定何時會有什麼變化。豈止如此，也許此刻某種變化正在此人的肉體中發生着。並且自己對此却毫無所知。真可怕。」

他的頭腦活動，並沒有就此結束，似乎有一種猛烈的力量把他向前擁去。他內心立刻叫道：

「精神界也是一樣的，精神界也完全是一回事。幾時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不得而知。可是這種變化，我却看見了。」

他不由地緊閉起嘴唇，用恰似自尊心遭到了挫傷的人們那樣的眼睛，向他的周圍望去。可是一點也不知道他內心深處正在發生着什麼事的車上的乘客，對他的眼神絲毫都沒有注意。

他的頭腦正像他所乘坐的電車那樣，只是在自身的軌道上向前奔走。他想起了兩三日前從一位朋友那裏聽來的波安加雷^①的故事。爲他講解「偶然」意義的那位朋友，對他這樣說：

「所以我說，普通人們所說的偶然，所謂偶然事件，若據波安加雷的學說看來，是指原因過於複雜，一時難以辨明時說的。產生拿破崙那樣的人，需要特別的卵子和特別的精子的結合，而爲了得到這種必要的結合，又將需要什麼樣的條件呢？這幾乎是想像不到的。」

他不能把朋友的這番話只是當作給予他的一種新知識的片斷而置若罔聞。他覺得這與自己的遭遇完全吻合。他感到有一股陰暗而不可思議的力量，把他這應該往右走的人硬是推向左方，把他這應該向前走的人硬是往後拉。甚至已使他不曾覺得自己的行動是在受他人的牽制。他毫不懷疑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做的，所說的話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說的。

「那個女人爲什麼嫁到那裏去了？當然，那是她自己想去才去的。可是，她並不一定非嫁到那裏不可啊。而且自己又爲什麼和這個女人結婚呢？當然，那也是因爲自己想要娶這個女人，結婚

① 波安加雷 Jules Henri Poincaré (一八五四—一九一三) 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著有「科學與方法」一書。

才能成立的。但是自己却未曾想過要討這個女人啊。偶然？這就是波安加雷所說的複雜的極致？真叫人難以理解。」

他下了電車，一邊思索着，一邊向家的方向走去。

3

當拐過街角進入小胡同時，津田看到站在自己家門前的妻子的身姿。妻子正在朝這邊看。可是正當津田的身影剛一出現時，她立刻把目光移向前方，然後把一隻潔白的纖手遮住前額，好像在眺望什麼。她一直到津田走近自己的身旁，都沒有改變自己的姿態。

「喂，你在看什麼？」

妻子一聽到津田的聲音好像吃了一驚似的，急忙轉過臉來。

「啊，嚇了我一跳。——你回來啦。」

與此同時，妻子把眼睛的光輝全都灌注在丈夫的身上。然後稍微彎下腰去輕輕地打了個招呼。

津田半是想接受妻子的嬌態，半是躊躇地站住了。

「你站在這裏幹什麼？」

「等你回來。」

「可是你不是在專心地看什麼嗎？」

「是啊，看麻雀。你看，麻雀那不是在對面二樓的房簷上做巢嗎。」

津田往對面房頂上看了看。可是那裏連麻雀的影子也沒有。妻子趕忙把手伸向丈夫。

「幹什麼？」

「手杖。」

津田這才明白過來，把自己的手杖遞給了妻子。她接過手杖，親自打開格子門，讓丈夫先進去。然後自己也跟在丈夫的後邊，從門口脫鞋處上來。

讓丈夫換過衣裳，還沒等津田在火盆前坐穩，她又用手巾包着肥皂盒從廚房走了出來。

「快先洗個澡。再呆坐着會越發不願動了。」

津田無奈，只好伸手接過手巾。可是，他並不想馬上站起來。

「我今天是不是不洗算了。」

「爲什麼？——還是洗一洗爽快，去洗吧。你洗完，飯就好啦。」

津田沒有辦法，只得站起來。離開房間時，他朝妻子看了看。

「今天回來的時候，到小林先生那裏看病去了。」

「是嗎？那麼結果怎樣？多半好了吧。」

「可是沒有好。越發麻煩了。」

津田說罷，也不管妻子接着想問什麼，便走了出去。

同一個話題再次在夫婦之間重新提起，已是晚飯之後了。那時將近黃昏，津田還沒回到自己的房間。

「討厭，開刀怪嚇人的。像過去那樣悄悄地不理它不行嗎？」

「照醫生說，不治療有危險。」

「我說，我可不願意。要是開刀開出毛病來……」

妻子稍微皺了皺那勻整的雙眉看着丈夫。津田只是一笑置之。這時妻子好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問道：

「就算要動手術，也得到星期天吧。」

妻子應親戚之邀，下個星期天要和丈夫一道去看戲。

「還沒有訂下座席，不要緊，謝絕了吧。」津田說。

「那該多不好啊。難得人家的一片盛情，若是謝絕……」

「有什麼不好！有重要事情才謝絕的呀。」

「可是我想去。」

「願意去你就去吧。」

「所以你要去嘛。你不願意嗎？」

津田望着妻子的臉，露出了苦笑。

4

妻子膚色白皙，而她那好看的眉毛，就顯得格外動人。她經常翹動眉毛，這已成了習慣的動作。可惜的是她的眼睛太小了，而且又不是那麼動人的單眼皮兒。然而在單眼皮中一對閃耀着光輝的眸子却是水靈靈的，非常吸引人。有時她臉上表現出爲所欲爲的表情，甚至可以說達到了專橫的程度。津田有時不知不覺地被這雙小眼射出的神采給迷住了，而且他的眼光總是無緣無故地被她眼神鎖住，逼縮回去。

當他驟然抬起眼睛看妻子時，他在這瞬間裏，感到她的眼睛裏蘊含着一種奇異的力量。那完全是一種與過去常常掛在她嘴邊的甜言蜜語不相稱的奇妙的光采。由於她的眼神，使剛才正想要答話的他心裏產生一陣作用，想說的話一時被打斷了。阿延立即露着潔白的牙齒微笑了。隨着，眼睛中方才那表情便也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我是說謊啊。我不去看戲也行。剛才我是在撒嬌。」

默不作聲的津田仍然盯着妻子。

「爲什麼老是那麼不高興地看我？——我不去看戲啦。你在下個星期天去找小林先生做手術吧。這可行了吧？你在兩三天之內給岡本寫個明信片去，不然我就去一下謝絕人家。」

「你去一下也好。人家好容易邀請我們。」

「不，我也甘願作罷。因為你的健康比起看戲來重要得多。」

津田不得不把自己必須動手術的詳情告訴妻子。他說：

「就算是施行了手術，也並非就那麼容易地把疙瘩中的膿排除掉的。首先得服用瀉劑，把腸子清洗乾淨後，才能開刀。也許有出血的危險，所以刀口處要填塞紗布，在病床上一動也不動地躺上五、六天。即使下個星期天去，反正手術一天是搞不完的。拖過星期天，星期一或星期二也沒有什麼關係，或者在星期天以前，在明天和後天去做，也是一樣的。這也算是自在病啊。」

「我看也不怎麼自在，一個星期都躺着不能動。」

妻子又微微地動着眉毛。津田對此全然像是漫不經心，他一邊若有所思地把肘靠在放於兩人之間的長方形的火盆邊緣上，凝視着掛在中間的鐵壺蓋。帶着紅色斑紋的壺蓋下，燒開了的水發出吱吱的響聲。

「看來要停止一個星期的工作了吧。」妻子問道。

「所以我想去找一下吉川，跟他說明原因，好確定一個日子。也不能沒打個招呼就休息呀。」

「還是去說一下好。人家平時就那麼關照你。」

「若是告訴吉川，他也許會叫我從明天起立刻入院。」

聽了入院這個詞，妻子突然張大了小眼睛。

「入院？不是入院吧。」

「嗯，就是入院啊。」

「可是小林先生什麼時候不是說過，他那兒不是醫院嗎？他說他那裏全都是些外來的患者

「够不上個醫院。只是門診所的二樓空在那裏，可以住進去。」

「那房間漂亮？」

津田苦笑道：

「也許比我們的房子漂亮一點。」

這回是妻子苦笑了。手。新田從池全然覺出是不甘心，於一些苦味而思出悲憤來。這兒兩人

「也許比我們的房子漂亮一點。」

這回是妻子苦笑了。手。新田從池全然覺出是不甘心，於一些苦味而思出悲憤來。這兒兩人

「也許比我們的房子漂亮一點。」

這回是妻子苦笑了。手。新田從池全然覺出是不甘心，於一些苦味而思出悲憤來。這兒兩人

「也許比我們的房子漂亮一點。」

這回是妻子苦笑了。手。新田從池全然覺出是不甘心，於一些苦味而思出悲憤來。這兒兩人

「也許比我們的房子漂亮一點。」

這回是妻子苦笑了。手。新田從池全然覺出是不甘心，於一些苦味而思出悲憤來。這兒兩人